

# 張大千傳

——不死天涯剩一身



王家誠

大千半生作客他鄉，以山水為家。但他剛剛離開故土，家鄉、妻兒子女和親友的影子，便時刻縈繞在他的眼前。猶記三十八年暮春，在鄉愁的煩擾中，他寄詩給成都的長女心瑞：

「櫻花應是已開殘，桃李驕春定未闌，最憶西園海棠樹，繁紅可似去年看？」（已丑三月客香港。）（註一）

如今置身異邦，少聞鄉音，心中岑寂，只能藉詩來發抒：

「嫩綠堆鬟尚嫩寒，春來何事強為歡，故鄉無限佳山水，寫給阿誰著意看？」（庚寅春日大千張爰。）——無題（註二）

大千到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嶺，已經是暮春。

曾在張群家中見到一幅大吉嶺山水畫，使他十分神往，一看題款，知道是

日亭欣賞日出奇景。人說，烏鴉啼叫是有關吉凶的徵兆；溥心畬在北京聽到鴉啼不止，曾賦：

「吉凶今日渾閒事，已是曾經十死餘！」

大千聽心畬說起時，兩人拊掌大笑。如今獨自閒步嶺上，連天水紅爪玉嘴鴉、青城雪鴉等珍品異種都飼養過的大千，只覺得靜處啼鴉，別有一種幽情，拄杖低吟：

「垂石雲浮鏡鬢白，截天山接兩眸青。鴉啼何必聞凶吉，隨意支節為一聽。」——嶺上小步聞鴉啼。（註三）

晨曦中北望，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，披著一層輕紗般的薄霧，飄渺而神秘，有如風姿綽約的女神，他詠：

「拭目初來識藐姑，曉陽凝玉裹肌膚。更聞寶鏡秋雲出，看汝輕施薄薄朱。」——晨起看雪山二首（二首之一）（全註三）

這種隱居世外的生活，使他畫興勃發，詩思泉湧，加上體力、視力都好，所以畫多精細工筆，詩也字斟句酌，含蓄凝鍊。但有時一種孤獨無助感，卻揮之不去。

葉淺予說的不錯，大千揮金如土，生活看似闊綽，卻經常靠借債度日，然後再以畫展的收入償債；過不了多久，

鄉友楊鵬升所畫。後來問起楊鵬升，他坦承並未去過印度，是按風景卡片畫的；這是他對大吉嶺最早的印象。

夏季多雨，冬季嚴寒，只有十月秋高氣爽的山城大吉嶺，人口十萬，以印度、尼泊爾、不丹、錫金、西藏人為主，估計華僑有八十人左右。各族之間，相處和睦。

大千攜眷到大吉嶺賃屋而居，正是忽雨忽晴反覆不定的農曆四月初夏，為起伏高低山嶺所環繞的世外桃源，花、樹繁茂，清流紆曲，時而煙霧一片，深得老杜詩中霧裡看花的情趣。仰望高峰，萬年不化的積雪，峻嶒耀眼，彷彿荊浩筆下的雲中山頂。大千晨起，騎馬山行十數里，賞景為樂，自覺又回復了年輕的歲月。

晴天的清晨，到綠草如茵的虎峰觀

債又重新累積下來。獨處山城的歲月中，畫既難以銷售，同時環境陌生，告貸無門，遷播香港、澳門的友人，不但支應困難，遠水也救不了近火。

「數盡來鴻未有書，故人近日欲全疏……」他在詩中數說苦楚。

兩首〈佚題〉詩中，更表現出某些友人棄他不顧的悲涼：

「不死天涯剩一身，分甌裹飽已無親，夢中賓友看都散，只有任安是故人。」

已外浮名更外身，何須生死論交親，諸公衮衮堂堂去，只覺回橫客笑人。」——佚題·疊前韻（註四）

朋友的離棄也就罷了：他一向器重，解衣推食的兩位門人也掉頭不顧，才使他倍感沉痛，大千姑隱其名，賦詩僅以〈兩生〉、〈趙趙〉為題，寫出世態的炎涼：

「置腹推心比一身，解衣推食異情親，平生錯許冠英器，客散何曾見一人。」——兩生（註五）

「窮山竄跡萬緣空，挽臂思捐射日弓；何必傳薪有恩怨，解人吾許一途家。」——趙趙（全註五）

事情不僅如此，他寄給家鄉朋友和門生的詩、信，頗為小心謹慎，稍涉敏感的話題一概不提，多言自己年紀老

了，鬢邊飛霜漸濃，只能作個窮困落魄的江湖老朽。他在一幅畫上自表心跡：

「故山猿鶴苦相猜，甘作江湖一廢材，屋上黃茆吹已盡，飽風飽雨未歸來。」——題畫（註六）

饒是如此謙抑地以廢材、櫟樗自喻，但有些舊日門生，家鄉新貴信中，對他猜疑、批判、打聽行止兼而有之，使他不禁瞠然一驚。生怕家中子女言行，稍不留意，遭到池魚之殃，寄詩暗加警告：

「子弟門生載後車，盈塗滿巷鬥鮮華；要知翻手為雲雨，腐鼠猶能滅汝家。」——得成都來信賦示兒子（註七）

對某些好友關懷的探詢，他藉〈飛瀑圖〉題詩明志：

「垂虹百尺下清湫，去作人間浩浩流，看爾掀騰直到海，隨波終是不回頭！」（註八）

至於寄香港友人的詩和函，沒有寄鄉友那般戒慎，大致嘆流亡在外，走投無路，並不如港上諸友信中所稱羨的幽居高隱。他形容目前的處境是：

「對影持杯同社櫟，買山賣畫計全疏。」並問：

「倚雲我已成劍雁，潤轍誰為活涸魚？」（註九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嘆：君家兄妹天同遠，從此渾無戒勸人。」（註十二）

兩隻寄養在香港朋友家中的白猿，平安寄到大吉嶺，使大千喜出望外，也消解了病中的寂寞。

這年早春香港畫展之後，他到澳門朋友家中小住。雅愛寵物的大千托人重金物色到兩隻長臂白猿。兩猿生於印度，如今又回歸印度，比起他的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興奮之餘也引起一番沉思。

他在松樹上為雙猿築起一巢；天氣漸涼，牠們喜歡伏在灶邊取暖，一旦聽到他的梵誦聲，二隻他稱作「巴兒」的



圖一 大千作於大吉嶺的〈尼泊爾少女汲水圖〉。

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；大千枕邊箱篋，滿是看過摺起，摺後再打開來看，啼淚斑斑的家書。

〈收家書〉，是他蟄居大吉嶺一字一淚的悲吟：

「萬重山隔衡陽遠，南望遙天雁字難；總說平安是家書，信來從未說平安。」（註十）

農曆七月，正是大吉嶺的雨季。大千跌傷了腿，只能手持短節，跛腳行走，糖尿病也有些加重，骨瘦如柴，卻偏偏禁不住糖果甜食的誘惑。懷著五、六個月身孕的雯波勸他多自愛惜，倘若秋君三娘得知，又不知要怎樣責備他了。

關懷、勸諫，提到秋君時，語氣不免隱約帶著幾分酸意。個性倔強的大千，沒好氣的在五律中寫：

「帶脫無遺眼，摩挲為颯然，嶙峋余骨立，餓飽自心堅。求死渾無地，浮生豈問天？向來孤往意，不受一人憐！」——答諫（註十一）

詩中遣詞用字雖然倔強，看到雯波關懷的眼神，自知說了重話；想著在上海用餐或赴宴時秋君兄妹無微不至的管束照拂，隨即拈筆賦〈懷祖韓兄妹〉四絕：

「消渴文園一病身，偶思饕餮輒生

長臂猿便跑到他的身邊。

他原先養的雙鶴和幾隻鶴雛，不時發出幾聲清啾，如今又有了猿啼相應，很有李白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長江三峽情調。

到了風雨淒清的夜晚，大千輾轉難眠，擁被吟詩驚醒了雯波好夢，朦朧中誤以為小猿在啼。他在詩中寫：

「小屋如籠雞並棲，老風老雨總淒淒。苦吟擁被山妻起，認是猿猴作夜啼。」——小屋（註十三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秋天的曼谷之行，大千原想安排畫展，以便賣畫償債，卻空勞往返。

他對泰國女郎自行染布作成紗籠留有深刻的印象，歸作〈紗籠女郎圖〉（註十四），跟他所畫大吉嶺尼泊爾〈少女汲水圖〉（圖一）、〈紗籠女郎〉（註十五）等一樣，充滿異國情調。

〈少女汲水圖〉中，頭披長巾、著白色長衣、手抱汲水陶瓶的少女；風格很像他稍早所畫〈臨阿堅達鵝女〉。（註十六）

裸著上身、手托花盤、身旁椅上站著兩隻白鵝的鵝女圖；線條像汲水圖般的淺淡、飄灑而綿密，也均以淡淡的暖色為主調，以畫龍點睛式的小面積暗色產生對比與平衡；如汲水圖少女的秀髮和身畔的幾株墨綠的花葉；鵝女的簪花黑髮、兩手捧著的墨綠花盤、紗籠條紋和站著鵝的墨綠色椅面；用意均在求得整體的對比和平衡。

〈紗籠女郎〉，是這年冬天為在台灣友人臺靜農所作。題款中，大千對佛經裡稱做「天衣」的紗麗輕薄程度，大表驚奇。據說比蟬翼還薄的紗麗，折疊後可以穿過戒指孔。相傳古代有位印度公主，穿七層紗麗，還隱約可以見到裡面的肌膚；敦煌二百六十窟壁畫中，就有盛唐所畫穿七重紗的仕女。

重九，照例簪黃菊、登高、吃雯波切的南國新橙……接著便埋首案前，開始為高嶺梅作精雕細琢的〈擬古冊〉。

笑語雄，明發不知緣底事，長天飛去一征鴻。」（註十八）

重陽不久，他尋求展畫和避世桃源的觸手，又突然伸展到南美阿根廷。此行來去匆匆；同在農曆九月即行東還。回程在東京稍事停留，欣賞南方少見的梅花。繼飛印度東部大城加爾各答，泛舟賞荷。兩旬左右工夫，歷經了南半球、北半球，亞熱帶和溫帶不同的地區和氣候。

他在〈青城天下幽〉連作中題：

「九月予自南美來江戶，觀梅於水戶，極一時之樂。客窗興到，弄筆為快，成此五幅。蜀郡張大千爰。」（註十九）

農曆十月的加爾各答，炎熱一如盛夏，山上的櫻花和丹楓，同樣艷麗，教人分不出是三春還是九秋。

加爾各答西城泛舟，一面舉杯飲酒，一面從窗外賞玩湖中碧荷，是大千此行的賞心樂事。舟中美女伸出纖纖玉手，為他折花助興。回到大吉嶺，他先後作設色和水墨〈碧荷〉各一幅。二幅題詩不過數字之差；其題水墨碧荷：

「小舫紅窗面面開，殷勤纖手折花來，碧筒近說風流歌，解語多應惜此杯。」詩後自識：

「庚寅冬日，天竺荷花猶盛，泛舟加城西湖，折花飲酒，亦亂離中不可多得

（註十七）冊共十頁，最後一幅仿唐人馬圖，為四十一年春所作。

重九開筆第一幅〈秋山憶舊〉，寫景及題詩都是大吉嶺重九登高訪友的景象和心境：

「暫停殘喘此山陬，賃屋聊為避地謀，插鬢居然有黃菊，正冠何必羞白頭……」

〈雪江歸棹〉，憶仿張伯駒藏在北平（此際已定名「北京」）的宋徽宗作品。

〈牛〉仿敦煌北魏壁畫中的牛，非牛非麟，古拙可喜，嶺梅屬牛，多少有為好友祝嘏的意思。

題籤書於民國四十一年秋：

「大千擬六朝唐宋以來畫，為嶺梅作，壬辰七月裝成題記，即日又有南美之行。」

題擬古冊同時，大千又作〈美人障扇〉，贈高夫人。紈扇中，白描手持紈扇半遮粉頰的美人胸像，線條如行雲流水，畫中以淺淡的纖纖玉手和扇面，襯托出仕女的清秀面容。上題：

「壬辰七月二十六日，將之南美，倚裝為雲白四姊寫。大千張爰。」（圖二）

上引題籤和題畫，對查證大千移家南美阿根廷的時間大有助益。

大千弟子曹大鐵在〈丹青引〉中形容大千飄忽的行蹤：

「……先生來去詭行蹤，昨日燈前



圖二 大千在大吉嶺為高嶺梅夫人作〈美人障扇〉扇面。

之一大快事也。大千張爰。」（圖三）

他返回大吉嶺不久的農曆十月十六日，應香港收藏家朱省齋之請，作〈省齋讀畫圖〉。（註二〇）

圖中一河，從左上方村後，紆曲流向右下角，把畫面分隔成遠景和近景。

極遠處，起伏的山峰，淡入雲霄。右側中景，兩排並列的山巒，谷裡谷外，溪流縈繞，由短瀑匯入分割畫面的長河之中，山上山下，村落簇簇可見。

左下角的近處，另有一灣白水、板橋和密竹高樹環繞的屋舍，別有一種幽



圖三 冬十月在加爾各答西城泛舟賞荷，歸大吉嶺後於寓齋作〈碧荷〉。

靜與寧謐的境界。小樓上面有位高士憑窗展畫，專注地賞鑒；自然就是像大千一樣，痴迷於古書名畫的朱省齋了。

省齋家住沙田郊區，他多年的珍藏，大概也像大千那樣屢聚屢散；但近得明末項孔彰的〈招隱圖〉長卷，使他格外珍愛。項氏以宋紙所作的〈招隱圖〉，長逾三丈，上有董其昌和陳糜公題跋，對〈招隱圖〉推崇備至；而董、陳二公的法書造詣，跟項氏的圖卷，一樣可貴。

大千把他與省齋的友誼，比作管仲和鮑叔牙，二人有心在沙田比鄰而居，同過隱居避世的生活。省齋有時戲稱他

永遠是貧窮的管仲，大千則一直是富有而與朋友分財的鮑叔牙；不過這話在大千落魄大吉嶺，告貸無門時，就不太真切了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庚寅十二月；時為民國四十年初，大千爲了雯波生產的安全，攜眷到香港醫院待產，生下第二個男孩，取名「心印」。

大千到港後，先借住九龍尖沙嘴高嶺梅家，未久遷寓九龍塘亞佳老街，與好友簡琴齋比鄰。

首先遇到兩件使他啼笑皆非的事：

朱省齋由沙田來訪，說是帶來一件

寶物請大千過目；石濤上人〈探梅聯句圖〉。大千展軸一看，笑著坦承這是他年輕時所造石濤假畫。兩人拊掌大笑，省齋笑大千的坦白，也笑自己的巧遇。去年冬天，他到思豪畫廊閒逛，正好有人兜售這件「無價之寶」，省齋一見就斷定是大風堂產品，爲了好玩就買了下來。大千挽起袍袖，拈毫加題其上：

「有人攜此求售，省齋道兄一展圖便定爲余少時狡獪，且爲購之。一發猿臂之矢，遂中魚目之珠，敢不拜服！辛卯二月同客香港。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二一）

大千旅居印度之後，生活困窘；不同於在大陸，隨畫隨賣，一雙手就是他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寶庫。不得已，他想到出售身邊所藏古畫，卻被高嶺梅勸阻，並爲他轉請在印度設有公司的貿易商會濟華撥款支應，解決了他在大吉嶺的斷炊之苦。

當他正在構想重開新局的民國四十年春天，他又到處打聽出賣一些古畫的事，不幸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卻被騙走了一幅他珍愛的宋畫。

先是有位朋友要把這幅價值連城的宋畫借去看看，怎知此畫竟然一去不回，收到的是一封簡短的來信，指大千前曾借他港幣兩萬元；已將此畫做爲抵債之用。大千痛惜寶物之餘，也只好苦笑世衰道微，人心不古。

與八侄女嘉德和上海收的女弟子潘貞則、亡友謝玉岑姨妹錢悅詩異地重逢，是他此行頗感快慰的事。他爲她們講述大吉嶺風光以及阿旃塔與敦煌壁畫風格的差異。初夏，嘉德和貞則要回上海時，大千爲她們設宴餞行。席間，貞則請大千回大陸觀光，他表示：

「我是要回去的，等我把這兩年借下的債務還清，才能成行。」

不過，大千賣了古畫還清債務後，卻前往歐美，飄泊四海。民國四十一年底，大千、貞則再次在香港重逢；但僅匆匆一面，大千就出發到阿根廷舉行畫展。農曆四月二十八日，大千信中表示，希望貞則能在香港等著見他一面（按，大千定於農曆五月由阿國回港），可惜潘貞則的通行證已經到期，無法等待，使師生之會失之交臂，此後永未相會，成了這位祖籍南海女弟子的終生遺憾。

信中，大千賦五律一首明志，請貞則轉告在上海的門弟子：

「近聞行且去，謂我意如何？即歸相識少，不死別離多。未來真可卜，已往定非訛，港港長江水，慈看血作波。」（註二二）

大千和謝玉岑夫婦交往之際，認識了錢素蕓之妹錢悅詩。這位喜愛花鳥畫的少女，是到香港後才拜大千爲師。授

畫之外，大千也教她習慣川菜中的辣子；他邊讓她吃燒鴨辣油炒麵邊打趣地說：

「我的弟子可要學著吃辣呀。」

悅詩臨回上海，大千畫幅〈印度少女獻花舞〉贈行。畫完，大千把畫釘在牆上，歪著頭審視時，有位剛進門的訪客，一看便斷言，是送給悅詩的；悅詩問他何以見得？訪客自信滿滿地說：

「大千先生的人物畫，送給誰的就像誰，妳不知道嗎？」

大千看了一陣，加題：

「悅詩仁弟將返上海，寫此以贈其行，歸示稚柳、祖韓、秋君諸友，何如三年前畫也？情隨境轉，運筆遂異，辛卯七月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二二）

辛卯七月，距悅詩拜師已半年多的時光，大千於雲波產後，攜眷重回大吉嶺過隱居避世的孤獨日子；經過一次生死關頭之後，才離大吉嶺重回英國殖民地的香港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〇四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〇六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二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三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二三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八。
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三〇。
- 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九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二二〈答港上諸友書二首〉。
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六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十五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五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八。
- 十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三。
- 十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一。
- 十六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四一。
- 十七、大千〈擬古冊〉十頁見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十九。其中十九A（人物）一幅、十九B（花鳥走獸）四幅、十九C（山水）五幅。
- 十八、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頁一四一。
- 十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三。
- 二〇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四九。
- 二一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三九。
- 二二、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五一，潘貞則文。按，潘貞則所述時間可能有誤：大千遷居阿根廷為四十一年農曆八月初，四十二年農曆五月返台畫展，預定在香港小停，因此四月二十八日函約潘女在港面晤。
- 二三、《張大千的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三五，錢悅詩文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十八。
- 二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〇。
- 三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四四。